



吉林
幻書

我不成仙

断
绝
念

刘忠民 张明山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我
不
成
仙

断
念

WO BU
CHENG XIAN

时镜 ◎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四章	她的法器	152
第十五章	天明斧	166
第十六章	修界执法	179
第十七章	谁的斧头	191
第十八章	昆吾来人	203
第十九章	如此崖山	214
第二十章	同门拔剑	225
第二十一章	满地找牙	239
第二十二章	故友信	250
第二十三章	冢间貂	258
第二十四章	杀红小界	269
番外一	谢不臣：桃花依旧笑春风	276
番外二	曲正风：拔剑四顾心茫然	281

第一章

断念

“轰隆——”

黑云涌动的天边，滚过一道闷雷。

“哗啦啦”，窗外的雨又大了起来，如注的雨水从青青的瓦檐上飞泻而下，砸到已经坑坑洼洼满是泥水的地面上。

两扇没关稳的窗被风刮得直晃动，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正在屋内做针线活儿的见愁，听见这声音，吓了一跳，险些扎了自己的手。

望着那不断摇晃的窗，她总觉得有些心惊肉跳，连忙放下手中缝了一半的袍子，走到窗边来，将两扇窗拉回来关上。

窗已关，外面的雨声却半点儿没小。

时不时在天边滚动的闷雷，也越来越近，好似在他们家房顶上滚动一般。

见愁一听，不禁叹了口气。

伸手在自己尚未显怀的腹部轻轻抚摸，她瓷白的脸上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柔和。

兴许，这就是老天给自己最好的恩赐了。

新婚三月，见愁也没想到，自己竟能这么快有孕。

今晨也不知怎的，平白呕吐起来，她请了乡里的大夫来看，大夫却一个劲儿地说恭喜。见愁追问了好半天，对方才笑着说：“您是有了身孕。”

半晌，她都没反应过来，就连到底是怎么付了诊金、送走大夫的，她都全然回忆不起来了。

见愁，原本是个只有名没有姓的孤儿。

自有记忆开始，她便知道自己无父无母，幸好好心人收养，方能安生平顺地活下来。

后来，她遇到了谢不臣。那时候他还不是秀才，只是谢家的少爷，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谢家家道中落，谢不臣被仇家追杀，正好为见愁所救，两个人才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个月前，他们终于在这小村庄落了户，成了亲。

于是，见愁也有了姓，从此以后叫“谢见愁”。

谢不臣熟读“四书五经”，在家里时便小有才名，已经是童生。后来他参加县试，又得了秀才，便越发用功读起书来。

他舍不得见愁受苦，曾握着她的手说，等他回头拿下了更高的功名，便能做官，以后，见愁也算是个官夫人了。

今日一早，谢不臣就去了县学读书。

往日里这时候，他也该回来吃饭了，可偏偏赶上这样的大雨天。

见愁想着，他带了伞，多半是道路泥泞，不好走，所以迟迟未归。等他回来，她便将这天大的喜事告诉他。

唇边挂上一丝浅笑，听着周围淅沥的雨声，她也不觉得心烦了。

从窗边走回来，见愁没再拿起针线活儿，她扫了一眼挂在墙上的一柄蛟皮为鞘的宝剑——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谢不臣在家破时拼死也要带走的。

她走到屋前，望着窄小的院门，等待着谢不臣从雨幕里出现。

这是个很简单的农家小院，几只大白鹅被竹篱笆围了起来，正欢快地在雨里叫唤着，不时将修长的鹅颈转过去梳理羽毛。偶尔一抖，便见落下来的雨珠被油亮的鹅毛抖得飞旋出去，一片晶亮。

透过厚厚的雨幕，能瞧见不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深深的墨绿色被雨水打湿，仿佛更浓了。

层层雷声，便在山那边滚动。

见愁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抚摸着腹部，正犹豫着要不要打伞去县学找人，雨幕里便传来了一阵穿行的脚步声。

“哗啦啦……”

雨水打在油纸伞上的声音也渐渐近了。

一道颀长的身影，慢慢从晕染开的雨幕之中凸显出来，伞边沿滑落的雨水，像是连线的珠串，不断地落下，溅在地面上，与周围的雨水混杂在一起。

谢不臣的眉是长的，鼻是挺的，唇是薄的，有一线近乎冷峻的弧度。

湿冷的水汽，晕染在他的眼角眉梢上，似乎又增了一分霜寒。

握着伞柄的手，是握笔的手，修长，白皙。

见愁瞧见了，脸上立时露出放心的表情来，唇角不自觉地勾起：“你回来了？”

谢不臣淡淡地点了点头，双唇一分，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牵出一抹笑来。他走到屋檐下，将伞收起，小心地倒立在了门轴旁。

见愁赶紧将他让进屋，伸手就要为他解下外面已经湿了的袍子。

苍青色的袍子，被雨水打湿，呈现出一种与外面群山一样的墨绿色。

见愁唯恐他着凉，却没想到，在这一刹那，手却被另一只冰凉的手给按住了。

顺着这只手看过去，见愁看见了谢不臣带着浅笑的脸。

为什么觉得有些奇怪？

见愁不解：“你手好凉，怎么了？”

谢不臣摇摇头，转瞬打量屋内的陈设。

这里与他今晨走的时候一样，除了放在简单方桌上的那几件衣裳——有一些已经叠好了放在一旁，还有两件则散放着，其中一件的袖子上还插着针线。

见愁解释道：“方才窗没关好，又打雷又下雨的，我顾着关窗，回来便只顾着想你怎么还没回来，一时便忘了继续缝。不过其余的几件衣裳，我已经缝好了，一会儿你可以换上，下午雨小了，便继续去县学——”

“见愁。”

清冷的嗓音，这一次却带了一点儿奇异的沙哑。

见愁以为他是被雨淋了，染了风寒，担心得不行：“你嗓子都哑了，必定是急着回来，路上不当心，在雨大的时候赶路。若是回不来，在县学里待着也是可以的……”

话是这样说，可她心里却甜滋滋的一片。

说着说着，唇边的笑弧便扩大了。

谢不臣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

他浑身都湿透了，脚边全是水迹，眼前的见愁，满心满眼都是他，笑起来的时候也暖暖的。

今日冒雨归来时见到的场景，又一次在他脑海之中回放，同时回响的，还有那振聋发聩的苍老声音。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

“人为肉体，为凡胎，心为七情六欲所系，难离酒色财气。”

“世外有仙山，苍茫云海间。凡尘如芥子，红尘几度皆为虚妄。问世间人，何不脱去凡根，寻仙问道？”

“斩情根，断尘缘。若要求道，须舍尽一切，汝以何证之？”

汝以何证之？

短短的五个字，却像是一道天堑鸿沟，隔绝了人世与仙途。

而谢不臣，必须跨过去。

他抬手，冰凉的手抚摸着见愁温暖的脸颊，淡淡笑道：“你在家，我总归要回来一趟的。”

这冰凉的手，让见愁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哪里用得着那样麻烦？我又不是什么身娇肉贵的娇小姐。

不过你回来也好，我有件事……”

说着，她伸出手去，温暖的掌心覆盖在谢不臣的手背上，才一碰着，便感觉到了那种冰冷。

叹息一声，见愁都担忧得忘了要说什么：“你身上太凉了。”

“无事，我身子可比你壮多了。”

谢不臣笑着，退后了一步，平静地转过身，一眼就瞧见了挂在斑驳墙壁上的那柄剑。

乌黑的剑鞘上满布着片片鳞甲，那鳞甲依旧黑亮，没有半点儿灰尘。

他慢慢伸出手去，将这柄宝剑取下，轻轻一拧，再一用力，一寸一寸的寒光乍泄而出，伴着窗外的雨声雷声，令人不禁屏息。

随着剑身不断抽离，隐隐的剑吟之声也渐渐清越起来。

他抽剑，却像是要释放什么一样。

见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里盘算着怎么告诉他自己有孕的事。

“这剑我每日都要擦上一遍，没沾上多少灰尘，不过倒从没拔它出来过，这模样真是漂亮，难怪你要把它带出来。”

谢不臣终于完全将这柄剑抽了出来，寒光闪烁的剑刃倒映着他深潭般的眼眸。

这一刻，他忽然看清楚了。

这是他自己的眼眸，无情无欲，无悲无喜，无怅惘，无不舍。

世间人，都不过梦幻泡影。

有什么不能舍弃？

即便是……

见愁。

不过证明自己有求道之心而已。

他眼眸一转，从霜寒的剑刃上移开，落在了见愁的脸上。

打扮简单，荆钗布裙，只有一张脸是白皙的，狭长的眼尾拉开，有一种难言的端丽。纵使是在这般寒酸的地方，也遮不住她满身的光芒。

谢不臣从未觉得，他的妻子有这般美过。

然而，这样的美，已经不能撼动他的心半分。

“见愁。”

他又唤她的名字。

见愁眨眨眼，走上前半步，张口想要问他到底怎么了。

可下一刻，迈出的脚步陡然止住。

剧烈的疼痛袭来——

剑！

见愁困惑地低下头，看见了自己胸前那柄剑。

她顺着雪亮的剑刃看过去，看见了一只持剑的手。

那是谢不臣的手。

执笔的手，撑伞的手，持剑的手。

谢不臣漠然地注视着她，昔日的柔情仿佛过眼云烟，消散得一干二净。

这是一种冷硬、有情还似无情的眼神。

刺入胸膛的剑，像是一块冷寒的坚冰，冻得她连疼都要忘了。

瞳孔剧烈收缩，见愁微微张开了两瓣唇，迷茫又惊痛。

谢不臣手持着三尺青锋，而三尺青锋的剑尖，已经没入了见愁的胸口。

鲜红的血迹晕染开来，顺着锋利的剑刃，一滴，一滴，又一滴……

“嗒！”

第一滴血，落在了地面上，像是一枚带血的棋子。

谢不臣苍白的脸，被这样鲜艳的颜色映照，也有了一分奇异的血色。

“你……”

见愁竭力地想要说话，她张大了嘴，却像是被人抛上岸的鱼，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

她眸子底下，有泪光闪烁。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脑子里麻木的一片，似乎的确如扶道山人所言“躺了三天脑子化了”，她只觉望着周遭的山峦、树木、花草，都陌生无比。

有零碎的画面，从她脑海之中闪过。

农家小院，雷雨交加的天，咣当作响的窗，出现在雨幕里的伞……

那是她的夫君，她曾要托付一生的良人……

谢不臣。

那把刺入她心口的剑！

谢不臣！

见愁心口忽然一阵剧痛！

她低头看去，粗布衣衫上，胸口处有一个破洞，边缘整齐，似是利器所伤，还有一片已经干涸的血迹……

没有流血，像是那衣衫下根本没有伤口，像是从来没有过那一剑，像是……

谢不臣不曾杀她。

可衣服上那个破洞，却轻轻地咧着嘴。

那一瞬间，见愁像是被什么扎了一样，痛的不是她的身，而是她的心，她霎时脸色苍白，手指颤抖。

昔日相处的一点一滴，都无法控制地从她记忆里疯涌而出。

枝叶茂密的树上，谢不臣躲在浓荫之中，手里握着一卷书，轻轻念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她就坐在树下，抄写着谢母要的经文。

聒噪的蝉声无法打破他们平静的相处。

小巷子里，出来避祸的谢不臣，脸上带着难掩的憔悴，整个人摇摇欲坠。

她撑住了他的肩膀，扶着他一路在暗巷之中逃窜，跑着跑着，最后没有了路，谢不臣抱着她滚到巷中的柴草堆里，用扎人的干草将两个人遮挡起来……

她被他紧紧抱在怀里，一点儿声音也不敢发出。

成亲的那一日，谢不臣用喜秤挑开她的盖头。

见愁还记得他脸上温暖的笑意，比旁边燃着的红烛还要叫她心神摇曳。

闪烁的画面，最后定格在了谢不臣持剑的手上。

那是她在心里描过千遍万遍的轮廓，手的主人是她许之以真心，将要终身托付的良人！

可他却持剑相对！

剑上，染着的是她的鲜血！

他们不是夫妻吗？

莫大的悲苦与仇恨，一瞬间向见愁席卷而来。

她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她？

他们曾同甘苦，共患难，甚至她还怀了他的孩子……

一日夫妻百日恩，换来的竟是拔剑相向！

见愁觉得自己眼眶里热热的，仿佛有灼烫的泪水被锁在其中，可她哭不出来，反而想笑。

大笑。

嘲讽，带着一种难言的苍凉。

见愁难以抑制地抖动着肩膀。

笑一日夫妻百日恩，不过戏言；笑真心尽付东流水，万般转头皆成空……

她所有的泪，都往心里淌，坐在潮湿的棺材里，越发显得身形单薄。

周围是散落的泥土，苍翠的树木……雨后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一切都蓬勃生长。

只有她的一颗心，如同死灰。

旁边的扶道山人见她此番情状，只觉得毛骨悚然：“你……你……你没事吧？”

“我没事。”

笑过了，心也就空了。

反倒是在她意识消散之前，曾听见的一句话，不断在脑海中回荡……

“尘缘已斩，心性绝佳。他日寻仙问道，通天大能，必有你一席。”

寻仙问道。

这世上，真的有仙人吗？

见愁下意识地看向了那老头儿——扶道山人。

脏兮兮的胡子，贼兮兮的一双眼，浑身上下都写着两个字：猥琐。

这时候，他一双眼睛正骨碌碌转着，仿佛在看四周有什么情况，手上动作却毫不含糊，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只鸡腿来就朝嘴里塞。

“真是世道变了，人心不古。这年头救个人跟救了个祖宗一样！唉……”

“山人，”见愁忽然问了一声，“您是神仙吗？”

扶道山人正专心致志地啃着鸡腿，陡然听见这清越的一声，真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险些把手里没啃完的鸡腿给扔出去。

“神仙？你以为飞升那么简单啊？真是，山人我也就是个修士，当然了，是厉害一点儿的那种修士。不对，你怎么问这个？嘿嘿，难道也想拜我为师，求仙问道，长生不死？”

求仙问道，长生不死？

不。

见愁撑着树干剖成的棺材边缘，硬硬的小刺扎着她的手心，她却半点儿也不在意，缓缓从棺材里站了起来。

弯腰将衣服上的碎屑和尘土拂去，她的脸上浮现出了难言的讽刺与讥消。

天空晴蓝，见愁的目光从这所谓的“藏风聚气之龙穴”游离而去，停在那一片广阔之中。

“我不想求仙问道，也不要长生不死，我只想问，为什么？凭什么？”

“为什么？凭什么？”

扶道山人不明白。

见愁一笑：“山人有所不知，杀我之人乃是我枕边的夫君，若我没猜错，他杀我，乃是为寻仙问道。”

“……”

这一瞬间，扶道山人抬眼望着她，陡然说不出话来。

人无牵挂，抛开一切欲念，方能贴合天地，感悟自然，所以一直有修士领悟天地真理，必得“斩断羁绊，断尽俗念”一说。

扶道山人心下复杂，目中有些微的怜悯：“你……”

“我没事。”

还能有什么事呢？

她不过在想：枕边人尚且能杀，这样的天地至理，寻来何用？冷血狠毒，上苍也能允他们成仙？

共患难的夫妻情义，在长生不老面前，当真有那般脆弱？

低低一声嗤笑，见愁脸上的神色，一下变得无比嘲讽起来。

潮湿的木棺材躺在土坑里，棺内下方还有晕染开的一团血迹，扎眼极了。

她面前一步的地方，一块木牌歪倒在地，被雨水打湿，晕染了上面的字迹，却依旧隐约可辨。

吾妻谢氏见愁之墓。

是她的墓碑。

是谢不臣的字迹。

吾妻谢氏见愁之墓？

哈！

真是再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了。

谢见愁？

不，不是了。

在那一剑之后，一切便已恩断义绝。

她不再姓谢，更不是谢不臣的妻子。

她有名无姓，无父无母，只是这天地之间一片飘萍。

见愁一步迈出，没有半分留恋，甚至冷酷地踩在了那块墓碑上，像是踩在自己的过去上。

“昨日之日不可留……”

“什么？”扶道山人没听清。

“没什么。”

见愁回过神来，苍白的脸上浮出一抹淡笑，只朝扶道山人躬身一拜：“见愁自知本已奔赴黄泉，山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见愁无以为报——”

“要以身相许？”

扶道山人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身子前倾，期待地望着见愁。

方才那个满口“大道仁义”的老头儿，这一瞬间，脸上写满了猥琐。

“……”

一时之间，见愁所有道谢的话，感动的話，全部被噎在了喉咙口，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山……山人取笑了……”

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喽？

扶道山人才亮起来的眼睛，顿时就暗了下去，只觉大倒胃口，长叹了一口气：“果然是世道变了，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山人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你给救了回来……”

见愁默默想，的确是世道变了，人心不古。

这年头这些方外之人，施恩图报也就算了，还……还想这些？

不是说，修道之人，都要断情绝欲吗？

显然，见愁的疑惑，此刻是无人能解答的。

扶道山人看见愁最终也没什么表示，不由得悻悻地摸了摸自己的鼻梁，老脸颇有几分挂不住，咳嗽一声，转移了话题：“呃，那什么，现在你人已经没事了，准备干什么去？”

准备干什么？

见愁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谢不臣，下一刻回荡在脑海之中的，便是才住了没几个月的农家小院。

她朝断崖上面望去。

黄色的泥土最近浸饱了雨水，将断崖断面上的黑色岩石染污了一片。有几棵老树扎根在岩缝里，枝干遒劲。断崖不高，两侧有树木掩映，左边便有一道斜坡，上头长满了杂草，从这道斜坡，可以上一层断崖。

见愁道：“我想回家看看。”

说完，她竟然直接朝着前面斜坡走去。

“哎？回家？你脑子没坏掉吧？”

扶道山人简直傻眼。

“回去干什么啊？别人都认为你死了。”

死了她也要回去看看。

见愁没回他，两步上了陡峭的斜坡，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去。

扶道山人白眼一翻：“你是不是傻啊？你要回去被村民们发现怎么办？死而复生，你会被弄死的啊！山人我不是白救你了？你说说你，浪费人家心意，救了你，你就以为自己厉害了不成？像你这么忘恩负义的我还是第三百六十七次见！”

她哪里忘恩负义了？

不过……

见愁忽然问道：“三百六十七次……那您救过多少次人？”

“这个吗……等我数数……”扶道山人连忙掐着手指头，最后道，“算上你一共三百六十八次了。”

“那有多少个忘恩负义的？”

“三百六十七。”

扶道山人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难言的悲愤。

“哦……说到底不忘恩负义的也就一个呀？不过也挺好。”

“挺好？”扶道山人瞪圆了眼睛，怒视见愁！

见愁轻轻一笑，只道：“我会是第二个。”

“嗯？”

扶道山人顿时诧异。

第二个不忘恩负义的人罢了。

见愁没有解释，继续往前走。

扶道山人却愣住了，他不由得打量起见愁来：苍白的脸色，已经因为爬坡过于吃力，染上一层病态的红晕，草叶锋锐的边缘，偶尔会划伤她的手臂，她却半点儿不在意一样，一心往上爬去。

是个有心气儿的姑娘。

他思索了起来：要不，真收个徒弟试试？

上面，见愁已经爬完了这不长的斜坡，眼前一片开阔。

草从如地毯一般平铺而去，远处树木葱郁，一条大道向着林中延伸，又朝着远处的山峦蜿蜒盘旋而去。

近傍晚，天色已经开始逐渐变暗，山坳之中的小村庄，似有袅袅的炊烟飘起。

那边的那边，便是她的家了。

“你真要回去呀？”

扶道山人的声音，一下从见愁耳边响起。

她吓了一跳，侧头一看，刚才还在斜坡下发愣的扶道山人，一下就跑上来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问你呢，怎么不说话？”扶道山人啃了一口鸡腿，皱了皱眉。

见愁只好压下那疑惑，回道：“回自然是要回的，不管以后如何，我想回去看看。”

“我都说了，你死而复生，被人看见是要被抓起来的，再说万一你夫君还在怎么办？”

“那我正好杀了他。”

见愁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平缓而淡静。

“咳！”

扶道山人险些被鸡骨头噎着：“你……”

见愁见他似乎惊诧，也不由得一笑，不过说了一回真话而已。杀她之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她何必留情？

而且……

“山人不必担忧，我不会被当妖怪抓起来的。”

“咦？你怎么敢肯定？”

看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扶道山人完全迷惑了。

看来，自称“修士”的扶道山人，在思考这一块上，与寻常人没有很大的差别。

见愁一笑：“我向来与山中村民为善，若他们知道我身故，必定有香烛纸钱相送。可我只有一口树棺，还葬在山崖之下，便可知他们并不知情，一切都是我夫君所为。说不准，还为我找了个失踪的理由。”

“有……有道理！”

一拍自己脑袋，扶道山人看着见愁的目光简直带了几分惊异和赞叹：这脑瓜子，真灵光啊！

“如此，我回家，应当不会有事。”

见愁下了最后的结论，便率先朝前走去。

傍晚的夜色，渐趋迷离，缓缓笼罩下来。

很快，便是夜色深深，斜月高挂。

足足一个时辰，见愁与扶道山人才走到了山道的尽头，来到了那座素朴的小村庄。

村子最中央，有一棵巨大的古榕树，皎洁的月光给它披上了一层纱衣，即便是站在西面村口，也可以一眼望见。夏日里，正是它枝叶繁密的时候，隐约还能瞧见上面垂下的一根根许愿的红绸。

见愁有些恍惚。

风里飘来几丝烟火气息。

扶道山人鼻子一动，使劲嗅了嗅，惊喜道：“好香，好香！有哪家在烤乳猪！还有野鸡！野鸭……”

见愁却仿佛没听见，她缓缓抬步，走入了村中。

或是狭窄或是宽敞的村道边上，堆放着村民们煮饭做菜要用的柴火，一星又一星的灯火照亮家家户户的窗，越往村东头，人家越是稀少，排在黑夜里的，只有零星的灯火。

她身上带有血迹，可在这黑夜里，难以看清。

这个是刘家，那个是李家……

一户一户。

见愁都认得。

不远处一扇柴扉忽然打开，一圆脸农妇嘴里咕哝着什么，匆匆朝外走出。

“咦，谢家娘子？你怎么回来了？前儿谢秀才不是带你去城里享福去了吗？”

她一眼看见了见愁，惊讶地喊了一声。

见愁一怔，而后莫名地一笑，和善地对那农妇道：“劳张家大姐记挂，有些东西没拿，所以回来找找。”

“原来是这样啊。”

张家大姐倒没怎么怀疑，知道这对小夫妻是伉俪情深，身份更是不一般，那谢不臣以后是要做官老爷的。

她笑得纯朴又热情，道：“那你先找着，我急着去刘家借点儿针线，赶明儿再来找你叙话啊！”

“哎。”

见愁应了一声，便见张家大姐满面笑容地走了。

自始至终，她好像都没看见站在自己身边的扶道山人。

扶道山人得意地挑了挑眉，也不说话。

约莫又是他的术法，见愁想起之前他一步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事，也不多问，打起精神来，就朝着村子尽头走去。

前面就是她家了。

一间漆黑的农家小院，用木栅栏围起来，当中朝南开的一道门，也是用木头拼起来的，顶上铺着茅草遮雨。

此刻，那两扇门上，竟然还有一把黄铜小锁。

门锁着。

无数的回忆，再次从见愁脑海之中闪过。

她走上前去，站到门前，轻轻地踮起脚尖，伸手朝着门框上面一摸，手指触到了一个冰凉的物体。

见愁将之取出，摊开放在手里，果然是一把钥匙。谢不臣即便是撒了谎离开，钥匙也还像以前一样放着……

见愁眨了眨眼，只觉心底一股悲凉涌上，险些抑制不住，就要哭出来。

在看到门锁着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谢不臣不在。在翻出钥匙的时候，她却能肯定，当年的那些情义都绝非作伪。

“大道无情，众生无我，是我负你。”

见愁倒想找他索命。

她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将泪意压回眼眶，用钥匙开了锁，将门一推。

“吱呀——”

细细的、悠长的一声响。

门开了。

干干净净的院落，几乎看不到什么杂草，靠西的墙边围着篱笆，里面原本的一群大白鹅，不知为何，只剩下了最后一只，正缩在角落睡着。正面有三间屋子，门没锁，看得出只是虚掩着，门轴旁还立着那日谢不臣撑回来的青色油纸伞。

见愁走了进去。

扶道山人跟在她身后，探头探脑，瞧见这番萧然景象，忍不住啧啧叹气。

“你家也真是够破败的，回来有什么意思？反正山人我也救了你一命，哎，我说，不如你顺便直接拜我为师算了，山人带你走遍天涯海角，说不定你以后还能在六道十九洲遇到他。怎么样？只要你肯……”

絮絮叨叨的话还没说完，扶道山人的脚步就停下了。

在经过养鹅的篱笆时，他一眼就看见了角落里那只大白鹅，肥肥的，正缩在角落里睡觉。他两眼陡然亮起来。

多好的鹅啊！

羽毛油亮，膘肥体壮，若能拨了毛下锅，不多不少，正好一锅菜啊！

扶道山人忍不住吞了吞口水，走到了篱笆旁，直接一抬腿，翻了过去。

同时，他没忘对见愁来一句：“那什么，只要你让这大白鹅跟山人我走，什么拜师的束脩都给你免了！”

见愁一直往前走，来到了门口，没搭理他。

扶道山人也没在意，此时此刻，他眼里只有那只大白鹅。

他走到它旁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摸着大白鹅的头，像是在摸着一个好孩子。

“好肥的鹅啊……”

这时候，见愁已经走到了房门前，倒没注意背后扶道山人在做什么。

推开门，入目的是一片漆黑。

她循着记忆中的路，在窗台上摸到了火折子，轻轻一吹，微弱的火光亮起来，照亮了屋内熟悉的简单摆设。

三只凳子，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盏没点的油灯，放着叠好的衣服，还有没做完的针线活儿……

见愁只觉得两腿灌了铅一样，有些走不动。

她来到桌前，将火折子靠在油灯边，点着了，便把火折子灭了。

一星弱火升腾起来，见愁的脸在昏黄的灯光里，有几分明灭不定的阴影。

她坐在凳子上，看着这空寂的屋子，对面墙上已经空荡荡一片。

那柄剑不见了。

见愁的心里也空荡荡的。

她伸手摸了摸桌上的衣物，每一件都是谢不臣的，每件衣服上的针脚都异常细密。针线篓子里，斜斜靠着一把剪子，是平日用来剪布的。

见愁伸手就拿了过来。

然而，在她握紧了剪子，将它拿开之后，针线篓子下面，便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拨浪鼓，旁边盘着一根红绳，系着一把小小的银锁，上头刻了个“谢”字。

那一瞬间，见愁的手一下颤抖了起来。

拨浪鼓，是在得知有孕后，她从货郎的手里买来的；银锁是谢不臣小时候戴的，说等他们有了孩子，便将这把小小的银锁传给孩子。所以那天她找了一根红绳，把银锁穿了起来。

如今再见到这一切……

剪子从见愁的手里滑回了针线篓中。

一时之间，她只觉心如刀绞。

缓缓收回手来，见愁下意识地抚向了自己平坦的腹部。

她豁然回头，看向黑漆漆的门外，大声道：“山人！山人！”

院子里，扶道山人已经两手搂住了大白鹅的脖子。

大白鹅惊觉有敌人来袭，死命地叫唤起来，更把一对肉肉的翅膀使劲扑腾，顿时只见鹅毛乱飞，泥水四溅，折腾得扶道山人身上一片狼藉。

这大白鹅，竟然敢这样扑腾！

扶道山人心里发了狠，眼馋地吞了吞口水，就要对这只大白鹅下手，冷不丁听见里面见愁在喊，吓得一个激灵，一下就缩回手，两手高举，朝着屋内见愁道：“我没偷鹅！”

见愁已经起身，脚步踉踉跄跄，背后一盏油灯的光照不亮她的身影。

扶道山人更看不清她的表情。

“山人，我……我其实有身孕。可否……请您为我诊个脉？”

第三章

如此师徒

见愁的声音，在夜里，被夜风吹着，仿佛深秋树梢上挂着的树叶一样，飘零又颤抖。

见惯了人世的悲欢离合，看多了修士之间的尔虞我诈，再看见这样的见愁，扶道山人忽然有些不忍。他自然不是那些赤脚大夫，需要通过把脉，才能判断一个人的情况。

这一双眼睛，只消一看，便什么都知道了。

“山人？”

见愁又问了一声，满含着希冀。

或许她不是个合格的母亲，只因初初得知有孕，竟毫无自觉。到了如今，才触景生情，想起自己即将为人母！

掰着手指头算算，也就那么几天而已。

扶道山人两只手慢慢放下来，尴尬地打了个哈哈，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道：“把脉？山人怎么会这种凡人才干的事？我说丫头啊，你问错人了。”

“……”

见愁一下变得颓然起来，扶在门框上的手，也顺着滑了下来。

她清亮的目光，落在扶道山人的身上，像是在衡量他言语的真假。

“山人神通广大，即便不会诊脉，别的法子也总能……”

“我哪里会？”

扶道山人连忙摇头，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一会儿看看檐角的青瓦，一会儿看看院子外面黑沉沉的夜幕，一会儿又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

“哎呀，山人我夜观天象，星月齐出，乃是这世上要出一个有大造化之人啊！丫头，说不定就是你了！”

“……山人，我腹中的孩子，是不是没了？”

见愁忽然问了这么一句，扶道山人一下就僵住了。

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见愁。

见愁神色之中有颇多凄惶，在看见扶道山人的反应之后，她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从棺材里出来时的那一摊血，忽然浮现在了见愁的脑海里。

扶道山人身负神奇之术，看来也没能保住她的孩子吧？

才不到两个月的胎儿，就这样离她而去了？

她甚至都不曾有即将为人母的自觉……

短得像是一场梦。

见愁陡然觉得浑身无力，喉咙里像是卡着千万把尖锐的刀片。她僵硬地转过了身子，嘴里喃喃道：“我知道了……”

一步一步走回桌旁，见愁重又坐了下来。

放在针线篓里的那把剪刀，尖得像是能扎破她的眼，更不用说下面的那把银锁了。

她呆呆地坐着，仿佛要坐到天荒地老。

院子里的扶道山人见状，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去，重新将目光放回了大白鹅的身上。

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背后的屋子里，忽然传来一阵压抑而隐忍的抽泣声。

那哭声的主人，仿佛在百般控制自己内心的悲痛，可终究控制不住。

于是，洪水霎时决堤，席卷一切。

原本隐忍的抽泣，一下变为了悲恸的大哭，她像是要把自己一切的委屈和无助都宣泄出来。

她经历的是丈夫的背叛，是丧子的苦痛，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不过来的……

扶道山人最终还是没回头去看，只是翻过了篱笆，把满地乱跑的大白鹅往怀里一抱，不顾大白鹅拼死的挣扎，幽幽开口道：“鹅啊鹅，这会儿山人心情不大好，你可千万别扑腾……不然啊，山人只好生啃了你。”

大白鹅浑身一抖，修长的脖颈顿时垂了下去，仿佛听懂了扶道山人的话一样，再也不敢动了。

扶道山人这才满意地摸着大白鹅的羽毛。

“好鹅，好鹅啊！生作畜生多好，这些人间的悲欢离合，你都不用懂……”

也不知过了多久，天上的星月都慢慢地移了位置。屋子里的哭声，也渐渐止了。

扶道山人抬起头来，看向屋门口。

见愁慢慢从里面走了出来，站在屋檐下，抬首望着那片夜空，过了好久，才开口问：“山人，你刚才说要收我为徒，这话可当真？”

扶道山人心里猜想她应该好了不少，不过收徒之事，却不能这般贸然。

他道：“方才我问你，你半句话不答，可见你一点儿也不想拜我为师。如今你却改了主意，那山人便问你一句：你拜我为师，要干什么？”

“求仙问道。”

见愁笃定地回答。

扶道山人一笑，半点儿不相信：“是求仙问道，还是去报仇？”

见愁不说话了。

哭过了一场，她眼圈红红的，月亮的光，霜白一片，照进她波光潋滟的眼底，一时竟有几分难言的美。

“也不是我不想收你为徒。只是若你入我门，修我道，只是为了复仇，不说在修道路上无寸功之进，即便有所建树，他日也会因今日之遭遇，而成无上心障。心障一起，寻仙问道，不过是个笑话。”

扶道山人这一番话，难得地正经和严肃。

修道之路，往往充满了艰辛和险阻。

世上之人千千万万，大半都是凡夫俗子，能有大智慧大成就者得无二三。一万个炼气期的修士之中，兴许能有十个筑基，十个筑基期的修士里，却不一定能有一个修炼到金丹期。

修行，本就是万中无一的事情，出不得半点儿差池，对天赋和心性的要求，高得离谱。

以见愁此刻的心性，着实不适合这一条路。

此前扶道山人会开口询问见愁，只因为其诚心所感，又与见愁有一点儿缘法在，所以想要收徒。

心性能决定一个人的成败。

见愁遭逢大变，仍能偶有欢颜，甚至说出“我会是第二个”这样的话来，扶道山人并非已通达天意、全无人情之人，自然也能感觉到见愁心地如何。

至于“那我正好杀了他”一句，又偏偏有修行之人独有的一份强硬冷漠，近乎天道。

若无心障，他收她为徒，未必不能有大作为。

可惜了……

扶道山人就要将收见愁为徒这个念头，彻底抛开。

然而下一刻……

“大白鹅跟您一起走，您收我为徒。”

见愁从屋檐下走出来，站到扶道山人的面前，声音镇定而冷静。

如果不是此刻他们身处于这山坳之中的小村庄，如果不是周围的一切太过破败，如果不是站在自己面前的见愁只是荆钗布裙！

扶道山人简直以为她说的是“万世仙皇的剑冢给您，您收我为徒”了！

开什么玩笑？

区区一只大白鹅！

扶道山人低头看着还被自己抱在怀里的大白鹅，一脸的愤懑。

“山人在你眼里便是这般俗不可耐吗？我像是那么贪小便宜的人吗？修道可是大事！山人我当年一

根竹竿挑遍了六道十九洲，人人见了我都要磕头叫一声爷爷，我这么厉害的人，你拜我为师竟然只给一只大白鹅？实在是欺人太甚！”

两个鼻孔里仿佛喷出火来，扶道山人瞪着见愁的眼睛都红了。

“难道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被一只大白鹅收买吗？”

说完，他的愤怒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只把怀里大白鹅往地上一摔。

“至少也要两只吧？”

“……”

见愁定定地看着扶道山人，目光里尽是难以言说的鄙夷。

这人真的是……

让人有种想翻白眼的冲动啊！

见愁也不知到底应该怎么形容自己内心的感受，她沉默了很久，才从那种诡异的情绪之中逃出来，道：“眼下我家的鹅都跑了，没有第二只。不过找鹅是简单的事，他日见愁再给您寻一只来。”

“这还差不多。”

扶道山人哼一声，算是满意了。

他看了看方才摔在地上的鹅，那鹅现下已被摔蒙了，像是完全没明白自己之前那般“得宠”，现在怎么就被打入“冷宫”了。

扶道山人连忙一弯腰，又把地上那只大白鹅抱起来。

刚才因为气势需要，一把把大白鹅扔了，虽做了点手脚保护，必定不会出事，可也千万别受惊了。他头都没抬一下，只对见愁道：“那我们就这样成交了，你行个拜师礼吧。”

“拜师礼？”

见愁只在路上见识了他一些神奇手段，知道这位不简单。可到底应该怎样行拜师礼，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却是一概不清楚了。

她虚心请教：“还请山人指点。”

大白鹅在扶道山人的怀里，简直被吓坏了，变成了一只呆头鹅，没什么反应。

扶道山人忧心不已，叹了一口气对见愁道：“你家的大白鹅都比你有灵性，拜师礼有什么可指点的？磕三个响头就是。”

说着，他的表情却忽然一肃。

另一只空着的手握着竹竿，往地上一敲。

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便有一个深蓝的光圈以竹竿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开去，水波一样，最终泛到了一丈三尺六的位置定住。

光圈定住之后，只维持了三息，便渐渐隐没下去，像是藏在了泥土之中。

见愁与扶道山人，呃……还有一只大白鹅，都在这圈子里。

这般神奇的手段，见愁还是头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

那一瞬间，扶道山人脸上仿佛也笼罩了一层光环，道：“拜吧。”

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尊师重道的道理，见愁比谁都明白。

可这种感觉也挺奇怪，自己竟然也要有师父了，而且也是要踏上仙道……

将身前的粗布裙摆提起，见愁跪在了地上，将双手高举过头顶，掌心向下，贴到额头的位置，而后俯身而拜。

月斜风清。

树影摇摇。

随着见愁拜下，向下的掌心，自然地贴在了院子里润湿的泥土上。

冰冷的泥土，像是她此刻波澜不惊的心。

若说六亲灭绝是尘缘尽斩，那么此刻的自己，约莫也算是斩尽尘缘了。

她无父无母，不知自己从何处来，更不知今后要往何处去，夫君已背她而去，腹中还未出世的孩儿已再无叫她娘亲的机会。

天地虽大，竟再无一人一物一事能叫她牵肠挂肚。

这感觉，空落落，寂寥寥。

一拜一叩首，再拜再叩首，三拜三叩首。

在拜师礼成的一刹那，一阵蒙蒙的微光忽然亮起，以见愁所在之地为中心，朝着周围辐散开去。

那光芒很淡，有一种灰扑扑的混沌感，暗暗的，并不很分明。

可在这样的夜里，已经足够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一丈见方的八角图形，上面有四个方向交错纵横的线条，将整个八角划分成了无数的小格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八角棋盘。

随着见愁起身，这八角棋盘的图案又渐渐隐去，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刚才这是……”

见愁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奇景，好像这图案是因拜师礼成才出现的。

她望向扶道山人，却见他一脸的呆滞。

这时候，扶道山人已经有点儿做梦的感觉了。

后知后觉的大白鹅终于反应了过来，从他怀里跳了出去，他竟然也没回头多看一眼：“一丈……一丈的万象斗盘……”

万象斗盘？

“那是什么？”见愁好奇起来。

“万象斗盘，是世间万物修行的基础，如同千丈高台，必有层石垒土。常言道，一个人在初初踏入修行之路，完成拜师礼后，便能在天地契约之力的引导下，激发斗盘。斗盘越大，那么此人的天赋便可能越高。”

扶道山人渐渐恢复了神志，看着见愁的目光，也渐渐发亮起来。

那一瞬间，见愁险些以为自己就要变成一只鸡腿，一只大白鹅。

她强忍着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又问：“您的意思是，我的天赋不错？”

“……算不错吧。”扶道山人点了点头。

见愁明白了，那就是已经非常好的意思。

她一想，又不禁好奇：“斗盘是每个修行的人都会有的吗？那您的斗盘一开始多大？三丈吗？”

“……”

面上的表情一下僵硬起来，扶道山人眼珠子骨碌碌转着，四处乱看：“呃……好像，一丈零一寸吧！”一丈……

零一寸？

见愁怀疑地看着扶道山人。

扶道山人眼睛一瞪：“你不信，是不是？”

“徒儿不敢。”见愁心里已经明白了，老老实实道，“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徒儿虽比不上师父，可看师父的斗盘还能变大，想来此刻斗盘的大小也不决定一切。”

好吧，这话勉强还算动听。

扶道山人巴不得把天赋斗盘大小这事儿赶快揭过去，连忙道：“那是当然了，一般而言，万象斗盘会在踏入修行之后变六，至于变大多少，就看个人能力。所以如今的天赋，也不过是暂时的而已。修行之路，天赋与努力缺一不可，多少天才夭折在了道上？反而是当初那些天赋一般的，更能有所作为。等你正式踏入修行之路，就会知道，能点亮斗盘的才是真天才。”

如今的一切概念，于见愁而言，都很新鲜。

外头夜风吹着，她困意全无，继续问道：“点亮斗盘又是怎么回事？”

“哎呀呀呀，你好烦啊！怎么一直问一直问？”

扶道山人抱着大白鹅，有种昏厥过去的冲动，带个徒弟怎么这么麻烦？太久没带徒弟，他都快忘记自己当初带徒弟是多艰难的一件事了。

现在一听见见愁开始问问题，往昔的记忆就像洪水直接冲破了大堤，朝着扶道山人狂奔而来。

见愁默默道：“圣人说，虚心求教……”